

# 記二十年前亞洲影展

劉昌博

## 兼憶陸運濤、龍芳等影業鉅子

時間像一條匆忙的河流一般匆促地前進，二十年的歲月就如此匆促地溜走了！往往給人們留下一些難忘的懷念，甚而是錐心刺骨的傷痛！

二十年前的六月二十日，在臺中縣神岡鄉上空發生的一件空難事件，使機上五十七位中外乘客全部罹難；其中有多位港臺影業鉅子也不幸喪生，他們生前都是我熟識的傑出人物，時間並未沖淡或減輕我內心的懷念和傷痛。

這些使我懷念和傷痛的影業鉅子，計有馬來西亞僑領國際電懋公司負責人陸運濤夫婦、臺灣電影製片廠廠長龍芳、臺灣國際公司負責人夏維堂、港九自由影業公會主席胡晉康、國際電懋公司製片部主任王植波、香港國泰機構主持人周海龍夫婦等。同機罹難的政府官員，尚有臺灣省新聞處長吳紹臻、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主任龐耀奎，他們兩人是以主人身份陪導接待，終至殉職陪葬。

如果，他們今天還健在的話，港臺影業界將是另一個局面與風貌；怎不令人悼念追懷！

二十年前，我還是一名年輕記者，在徵信新聞報（中國時報前身）跑影劇新聞；由於徵信報

影藝版每天有八欄大的版面要填滿，我寫什麼就刊什麼，所以在影劇圈內「行走」，是頗為怡然自得而又「神氣」的。

那一年（民國五十三年）的第十一屆亞洲影展由我國主辦，時間訂在六月十五至十九日，在臺北中山堂舉行；我是影劇記者，採訪影展的重頭戲，當然落在我的頭上；因而，對影展的一切，記憶特深。神岡鄉的空難事件，即使此一星光燦爛的盛會，落得哭哭啼啼的悲劇收場。

那次的影展，在揭幕之初，就蒙上一層被各國主要製片人要「控制分獎」的陰影；雖說是謠傳，但這一陰影彷彿低氣壓的雲層，蓋壓在每位參展者的心頭，窒息得透不過氣來。

從浮面上看去，影展確是辦得轟動而熱鬧的，馬來西亞僑領陸運濤夫婦率領國際電懋公司大隊人馬參加，香港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陪同「花木蘭」女主角凌波等衆多星羣與會，日本和韓國也派出多位美艷紅星出席。在地主國方面，當時的熠熠亮星如：臺製的當家花旦張美瑤、中影的「蚵女」女主角王莫愁、國聯的「五鳳」江青、汪玲、甄珍、鈕方雨、李登惠，都是盛裝而至。

最難得的，是息影多年的老牌影后胡蝶女士，也翩然芳駕光臨，右臉頰上的酒渦依舊迷人，丰姿不減當年。頂教人吃驚的是美國好萊塢金像獎影帝威廉荷頓，從太平洋彼岸飛來，以貴賓身份共襄盛舉。

可是，在影展的幕後，却似乎有兩股暗流激盪；由於有「分獎」的謠傳，更使暗流猛烈沖擊。傳說中影和日本、韓國的部份製片人較為接近；而香港的邵氏與中影有親密合作關係，於是自然形成一股力量。馬來西亞的陸運濤與香港來臺的國聯李翰祥，因集資合拍鉅片「西施」的關係，和臺製廠的龍芳又無形中結合一起。表面上大家見面嘻嘻哈哈，在骨子裏却是壁壘分明。

詎料，六月十九日影展大會閉幕揭曉，證明「分獎」的真實性，先前謠傳的得獎者都分得了一座「翠鳳獎」，局外人莫不驚讚「先知們」的權威性。其結果，自是幾家歡笑幾家愁。

此一分獎的謠傳，我國影劇協會理事長兼該屆影展籌備委員會主席龔弘，曾經一再斷然否認；可是，謠言並未止於智者。

閉幕典禮舉行的當天晚上，主辦單位在圓山

大飯店前面的廣場上，設盛宴招待各國參加影展代表團人員；我曾躬逢盛會，忝列末座。發現分獲大獎的一方，以勝利者姿態出現，與高彩烈，豪氣干雲；分獎失敗的一方，如陸運濤、龍芳、周海龍、夏維堂、王植波、李翰祥等，為表示有風度，帶着勉强的笑容與會，每個人猛喝悶酒。素有一「龍頭」之稱的龍芳，原是健談而又酒量佳的人，那天晚上意興闌珊，黯然的吃完「最後的晚宴」。

六月廿日晨，主辦單位邀請與會各國代表分爲三批飛赴金門、臺中及花蓮三地觀光。影展獲勝的一方，如中影和香港邵氏兩公司人員，則搭乘軍用專機飛往金門；失敗的一羣，如香港國際電懣的陸運濤夫婦、周海龍夫婦及王植波、臺製廠龍芳，則是搭乘普通民航班機飛赴臺中參觀故宮博物院文物。胡晉康因和陸運濤夫婦私交甚篤，自願陪同前往；吳紹鏞和龐耀奎兩位是影展輔導單位主管，職責攸關，奉命陪導接待。飛機快起飛前，發現尚有些機位空着，於是胡晉康臨時電告夏維堂，叫他趕來同往；因夏氏家住機場附近，適時驅車趕到，不幸就因此陪上一命，可謂冤哉枉也。

日本、韓國、菲律賓、泰國及印尼等國代表，則多數飛往花蓮參觀山地歌舞；沒有人前往臺中，所以未有罹難者。

飛往臺中班機，原先留有幾個機位給各報影劇記者，都因頭天晚上撰寫影展閉幕新聞，稿量太多，發稿後回家太遲，翌晨在床上爬不起來；我和同業們得以逃過這一劫難。就由於這些空出的機位，才促使夏維堂冤枉送命。

國聯李翰祥及影星趙雷、江青等，原決定要同去臺中；旋因要留在臺製廠棚內，準備「西施」開鏡典禮，以便陸運濤夫婦回臺北主持開鏡。就此陰錯陽差，各人撿得了小命。

二十日下午六時，陸運濤夫婦要假圓山大飯店後側初落成的翠鳳廳，歡宴所有出席影展的各國影業界人士，以及我國政要、各報影劇記者和影展工作人員。當時天氣頗爲燥熱，但所有貴賓都盛裝麗服準時赴會，圓山道上車水馬龍，釵光鬢影，盛況空前。

可是，大家進入金碧輝煌的翠鳳廳享受冷氣時，獨不見主人陸運濤夫婦的身影。壁上時鐘已指向六時四十五分，來賓餓着肚子絡繹入席；由於主人沒有到來，當然不能上菜開席。大家總以爲是班機誤點，四座有各國美麗女星可瞧，秀色可餐，也不太感到餓。

時針指向七時半，大家實在餓了，秀色充不了饑，正在議論紛紛，十分納悶時，但見有「皇帝小生」之稱的趙雷踉蹌進來，先猶忍住悲痛宣稱：班機誤點。他急叫餐廳服務員上菜，請大家先用餐；繼而他終於忍不住痛哭起來，透露班機在臺中神岡鄉失事，正在搜救人員中。

此一訊息傳出，全場上千來賓震動，雖然滿桌佳餚美味，誰有心情享用？尤其我們這些影劇記者，顧不得腹空如洗，饑腸轆轆，莫不驅車奔馳下山，爭着採訪此一震撼中外的空難新聞。

在好長的一段日子裏，國人對於陸運濤先生的罹難尤感痛惜，他是馬來西亞著名企業家，富可敵國，那次於百忙中擔任馬來西亞代表團團長

，參加影展；並曾計劃投資百億在國內擴大製片。他剛過五十歲，事業與生命都正是麗日中天，遭此不幸，實是我國整個國語影業的重大損失！

另一使人懷念和痛悼的人是臺製龍芳廠長，他跟陸運濤一樣，剛滿五十歲，春秋鼎盛。由於他幹勁十足，極重義氣，待人熱誠，開朗豪邁，酒量甚佳；因之，朋友們呼他「龍頭」而不名。

他在紛復的政治場合裏，沒有特殊人事背景；他所主持的臺製廠，又是一個省府的三級機構，但是他却一再地有突破性的表現。雖然沒有做過大官，但從康樂總隊到臺製廠，却做了許多排除萬難的大事，籌拍鉅片「吳鳳」及「西施」，即其一例。

同機罹難的人士，如胡晉康、吳紹鏞、王植波、龐耀奎諸先生，均爲電影及新聞界重要負責人，忠誠奮鬥，卓然各有建樹，賈志以歿，是國家社會令人痛悼的重大損失。

從十一屆亞洲影展到現在，已整整溜走了二十寒暑，但永遠也抹不掉、沖不淡大家對他們永恒的懷念。但願今後在主辦國際影展時，不要再搞什麼「分獎」，並要注意各類的交通安全。因爲，二十年前的悲劇，足資做鑑。

## 誠盧文存(一)

盧修元著 定價陸拾元  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  
雜誌社帳戶